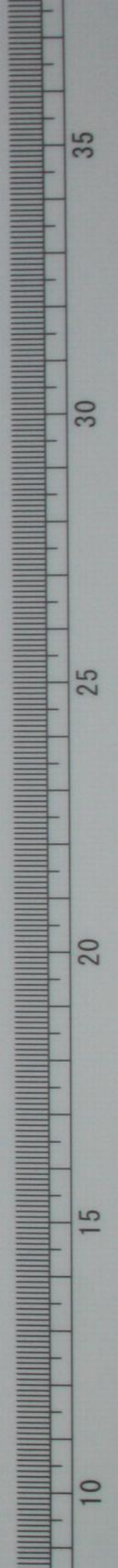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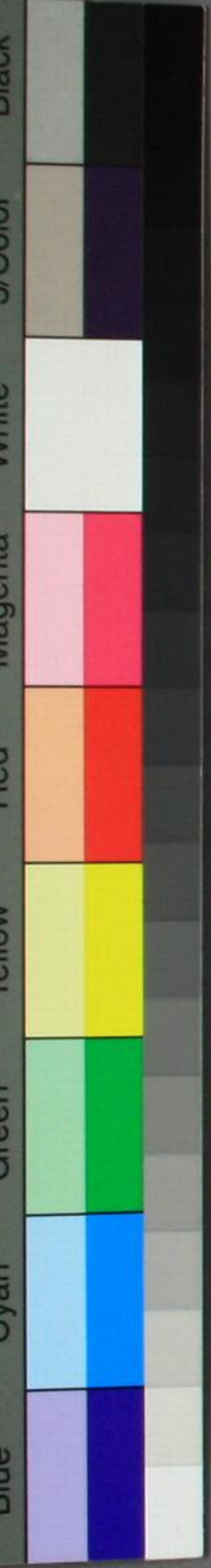


筆記詩集傳

十六

13
887
13



413
887
13

筆記詩集傳卷十六

魯頌四之四

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在傳定公四年祝佗曰

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孔疏引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且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率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禹貢海岱及淮維徐兗二山名襲慶府今袁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沂州海州今並同密州今高密縣東平沂州今屬兗州府高密

花房信文部氏寄贈



屬萊列府並隸山東海州隸南京淮安府王氏曰魯頌皆以
美其君於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詩緝云
風變而雅頌之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
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
之變甚於亡也舊說鄭氏魯頌譜云魯僖公當周惠王襄王
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駟野尊賢祿士脩泮宮
守禮教至於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
命於周而作其頌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
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箋云史克魯史也卿嬖云駟馭泮三
篇儘得周家忠厚禮義之意當是魯公初受封詩而魯人追
述之也故可以附周而言頌也獨闕言一篇後靡殊甚則猶
世俗所謂祝壽啓謔耳孔子不削魯宗國也亦以寓周衰意
也蘧氏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
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所以
禮之也

○駟之牡馬首章

孔疏云韓謂馬帶邑外以下釋地文卿嬖云牧馬必於坳者
恐其病民居而妨民田且使馬適其性古義云薄言者舉大
略之辭駟皇驪黃解毛傳孔云黃而微白色雜名皇黃驪者
謂黃而微赤者也○卿嬖云此詩四章一意無淺深宜以思

字為主薄言四句指一乘之馬言故下遂承以車也駟皇等
舉其馬色之不齊以驗其多而馬之感慶則在彭也各重上思
之駕車也彭之言馬感大之勢非言車也彭也各重上思
字後就平日立心言君國子民皆是說無疆句要與末句相
關無疆句思之遠而無界限言非地之所能域也思焉字方
指馬言亦不是空思有馬改在見蕃育之有方而馬之斯臧
若此耳臧應轉彭斯字言思之所及物即應思而成也輔
氏曰僖公當作魯公前云惟閼宮一篇為僖公之詩餘則無
所考則不應於此定以為僖公也夫人立心既遠則所成必
厚大允富厚之事率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姬嬖云詩柄

感字遠字已該各章意矣不獨指首章言也禮問國君之富
數馬以對

駟：牡馬二三四章

馬毛色鮮並毛傳但青黑作青騏其再釋則出疏中孔云雜
毛是二色相間雜上曰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之中自
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釋畜云黃白雜毛駘郭璞曰今之桃
馬也騂為純赤色言黃赤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騏
者黑色之名蒼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駟也釋畜云青驪騂騂
孫炎曰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淺深斑駁隱顯今
之連錢駟釋畜云陰白雜毛駟郭璞云陰淺黑今之沈駟又

云彤白雜毛駮郭璞曰彤赤也即今赭白馬古義云毛傳原本則云毫鬣曰驥孔釋增一白字謂鬣者膝下之名郭璞曰傳言毫鬣白者毫毛在鬣而白長也又云二目白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卿孃云任言筋力之強無期言思之久而無窮期非時之所能拘也才應任之釋長駕遠馭無中礙之患無歎思之深而無厭倦也作應繹有奮起之勢祛強力矯健無委頓之虞無邪思之正而無回邪也但應祛有攸往之利須知通詩非徒言馬多有即馬政以占國政即物準以推民安意僖公之可頌者以此○朱子曰情性是貼思字正是貼無邪字劉氏曰思無邪之語既明白簡切而足明

各詩之直指又通於上下而足該衆詩之全體若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於上下故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

○有駮有駮首二章

古義云四馬為乘黃即駟篇有驪有黃之黃馬色之最貴也乘牡即乘黃也黃以言其色牡以言其體○卿孃云興取疊用駮字共疊用在公家相呼應一說古義云賦而興也輔云曰駮彼乘黃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卿孃云夙夜在公大槩言時之久不必是自夙而夜以閑暇時言明

訓辨治辨則不迷治則不亂只就威儀上說其所以然則德足以將之也提君為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振其羽如飛鷺之下形容樂舞之善也或曰鷺亦興也歐陽子曰取其修潔群飛有威儀也柳媛云鼓即所以節舞不是西事醉言舞是飲者起舞共上伶人之舞不同古義云飲酒者申上章之意柳媛云醉言歸要見以禮節樂不繼以淫意勿依不醉無歸說君有鼓舞以樂其臣有醉舞以樂其君故曰昏樂劉氏曰此為燕飲之詩唯末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詞也

有馭有馭卒章

柳媛云在公載燕兼樂舞在內自合四句以足民善後平看今字共歲字相應是歲無窮意穀字該得廣孫子而子孫而又孫也此必有以所以致之穀則君先自有之皆是頌中寓規此于昏樂字共上節不同要見君燕臣祝君上下感受其休所以相樂也或曰祿也蘇氏曰願其君富且有後也

○思樂泮水首章

鄭箋云辟廱者燕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古義云門北亦有溝壑但水不通耳鄭箋云于行也○疏義云此泮水見魯

侯之來故首陳其事而就用采芡觀旂為相應之語也。坤爻
云講學行禮之典魯已久廢今魯侯一旦慨然行之則是曠
典一新所以見其旂聞其鸞聲人心懽樂不令而從無小無
大猶云無論成人小子也。古義云邁遠行也行至泮宮不足
為遠而云于邁者有踊躍奮迅不能自止之意。李氏云如漢
明帝開壁廡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輔
氏曰首章本其始而言魯侯與其衆至泮宮也。三章以後言
飲酒頌禱之事。

思樂泮水二章

鄭氏云其音昭之德音疑則云見其樂道好賢之聲

聞已昭著於其外而且載色載笑和顏色以接引之而盡入
於教育之中此方是王公建學作人之意。劉氏曰二章言魯
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思樂泮水三章

節解從毛傳及陸疏爾雅翼引陸璣云節與行菜相似葉大
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下以生
食又可粥爾滑美江南人謂之萹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
中皆有但今萹小於荇陸璣所說萹則大於荇今萹菜自三
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黃赤色短長隨水淺淺名為絲萹九
月十月漸危硬十一月萌在泥中虎短名瑰萹味苦體洪取

以為羹，猶勝雜菜。節既為蓴，後鄭及許叔重皆云鳧葵而蜀
本草圖經稱蓴菜似鳧葵，則有異同。本草有蓴，又有鳧葵者，
蓋本草以苻為鳧葵也。又云：按苻菜，今波澤多有，葉亦卷漸
開，雖圓而稍羨，不若蓴之極圓也。李時珍云：苻同其蓴一類，
二種也。其葉似馬蹄而圓者，蓴也。葉似蓴而微尖者，苻也。又
曰：蓴莖紫色，大如筋，柔滑可羹。夏日開黃花，結實青色，大
如棠梨，中有細子。蘇按此方呼為蓴菜者，訓奴奈發形狀與羅李
所說相近，但其葉圓楮而不缺，長三四寸，濶寸許，滑汁粘莖，
如水花凍，烹過亦不化。性至冷，易傷人，意是蓴之一種耳。其
他類此，冰菜亦多人嗜，不食之，乃既飲二句。孔疏云：君子行

飲酒之禮，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
一說古義云：長道謂道之可久者，即泮宮中所修明之禮教
是也。鄉嬛云：順字須着力，屬魯侯身上。群醜指魯邦百姓言。
通解云：詩人頌禱其君，欲其服淮表而必先言服本國者，蓋
必內治而狀後可外攘也。劉氏曰：三章頌魯侯享壽考而盡
君道也。

穆：魯侯四章

鄉嬛云：敬明敬以明之，威儀是明德著于身，重二敬字。維民
之則，重在我有以師表乎民。允文武言，實有此德，不徒為粉
飾之具，佳兵之觀也。疑問云：文武身邦是祖考，望後人之至

意故云：靡有不孝言所為皆承先繼志而無不孝也。姬嬖云伊祐不必烈祖錫只自求多福意。劉氏曰四章頌公之化其民孝其祖以享福祿也。

明之魯侯五章

古義云淮夷居淮水之上在禹貢徂列之界最近於魯每為魯患。世本云嬴姓孔疏云所讖者是不服之人須武王之伐殺取其耳故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受其詞而斷其罪故善聽獄如皋陶者獻之。注古者出兵一段出五刑孔疏引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出將則謀於學而後行及則禮先師以告克。注又云受成決其謀也。用馬溫公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堂所以狀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

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從之知禮義矣。所不為矣。○疏義云上章之穆因敬慎而為起語。此章之明因明德而為起語。姬嬖云克明其德乃平日服遠之本。作泮宮則出兵釋奠有地先嚴所至便自馴其桀傲革其強暴。故淮夷所服。獻馘獻囚不重得人。重收功上。謹意云因淮夷世為魯患。故此下皆願服淮夷之事。

濟之多士六章

古義云濟之者整齊如一之意。姬嬖云多士指將帥言。釋文云狄遠也。藉傳云古述通。或作王。王曰攘而述之。鄭箋云訥

訟也。○卿嬖云。克廣句。重看。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固有。但不
能推廣之。能推廣德心。斯能建士之功也。桓。四句。勇以立
功。不告二句。和以獻功。不平重。獻功邊。總是德心所至也。李
氏曰。其並進而嚮敵也。然其合衆而為大也。皇。然揚
輕揚也。詩緝云。無有告於治訟之官者。無爭誤也。唯在泮宮
之內。獻其戰功而已。

角弓其觶七章

鄭箋云。角弓。觶。然言持弦急也。古義云。末矢。毛萇謂五十矢
為束。援荀鄭箋謂百矢為束。援尚書鄭箋云。徒。行者。御。於
車者。蕪氏曰。言兵戎善繕。士卒競勸。蕪氏云。上已云。桓。於

征云。此復云。角弓其觶云云者。非復張大其于征之威言。
魯國常有此。而常可為淮夷之備也。古義云。式。發語聲。卿嬖
云。兵備。兵謀。雖均重。尤重謀上。爾猷。非徒功戰之猷。有忠信
行蠻貊。文德服遠人意。卒獲謂孔淑者。終淑。不逆。永不逆。疑
問云。孔淑不逆。可見其誠服于德矣。

翩彼飛鴉卒章

古義云。黠。說文云。桑甚之黑也。甚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為美。
禹貢荆揚之州。厥貢惟金三品。王肅以為金銀銅。鄭以為銅
三色。蓋青白赤也。孔疏云。舍人曰。美寶為琛。末獻其琛。總言
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

非唯此等也。淮夷居在徐列，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伐而克之，釐以輅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為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古義云：禹貢荆列九江納錫大龜，象齒禹貢荆揚二州皆有之。○鄭瓌云：鴉本惡聲之鳥，今變而為好音，與淮夷本梗化之人，今覺悟而效順，此興意也。憬要見自悟其逆，不可以犯順，夷不可以亂華也。○一說胡氏曰：蕪公以為泮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為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以為頌禱之詞，蓋以為僖公存日之詩也。竊謂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誦其詩者，尚何過疑之有哉。劉氏曰：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之病，相于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鄙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溢詞也。

○闕宮有恤首章

呂記朱氏曰：闕宮者，魯之群廟也。孔疏云：枚者，細密之意。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也。赫，狀顯著者，其姜姓之女名姬也。終人道十月而生之，不遲晚也。是所生乃是庶稷，天神又下與之，以百

種之福先種曰種後種曰穡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之種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按下國與下土同義孔疏皆訓下字為天下也。○卿嬖云首句言修廟制度之美下乃推其有廟之由也。赫之六句言后稷降生之異自降之百福至下國是天降福以及于稷俾民稼穡至下土是稷降福以及于民是一串意百穀云百福者以其能立民命養民生也。古義云種稷植穡則諸穀皆有故彙括之其中也。卿嬖云有稷二句此黍稷二句不同此二句俱含有教民意此是既為農官典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下土正承此四有字來謂稼穡之教徧天下也。禹平水土稷教稼穡相繼成功故曰續連上文說下重稷上。

后稷之孫二章

疑問云孫之又孫總曰孫卿嬖云厥功分上原周公輔相之功下言成王分封之意所以著有魯之由也。古義云致天之福以商家之天命言天命窮極于商故武王有牧野之舉所謂致天絕商之意于彼牧野也。即此二句形容武王順天應人之意已盡無貳二句武王誓師之辭也。疏義云致商之旅猶言敵討之師也。此言武王諸臣如周公在其中。卿嬖云周

公之功在克咸句說出王曰叔父要見公當留相王室意侯以列爵言啓宇以分土言為周室輔當作共國同休看方見報功意

乃命魯公三章

鄭箋云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古義云莊公名周桓公子僖公名申閔公庶兄也劉氏曰閔公名啓方在位一年僖公繼立在位三十二年曹氏曰同常言日月不常王建之文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孤羈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過

矣鄭箋云承祀謂親祭事也孔疏云承者奉持之義古義云按左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而後耕明堂位言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而家語載孔子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澤殺于天子是以不同李氏云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為魯不當郊禘如明堂位祭統以為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說又一說云愚按平王使使角如魯諭止郊廟之禮事見竹書在平王四十二年吳呂氏春秋言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使角往報之者其事相合然則在平王之世魯實示嘗郊觀夫子作春秋始于隱公歷桓莊閔三君未嘗以郊書者及僖三十一年始書夏四月甲午郊不從方克牲猶

三望而魯頌亦頌僖之郊然則郊也自僖始此其大據也李
氏云皇大之至也孔云后君也駢赤色犧毛云純也董仲
舒云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駢祭義云饗者御也宣
說文云安也○鄉壤云首四句正叙先世受封之典便見郊
廟之俱錫意山川使主其祭也土田使有其賦也附庸使廣
其封邑也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于周公上下句不過記其
實耳龍旂二句以承祀字別起而以龍旂對六轡句春秋二
句是廟祀匪解因時奉祭無所怠也不忒慎而循禮無所差
也皇五句就郊祀言以上帝為主禮是配上帝駢犧是享
上帝者享獻也此處福字且虛說說約云此篇亦本重廟祭
郊只陪說魯蓋自張其特典牽連言之觀上下文理可見也
秋而載嘗四章

古義云載毛以為則也陳祥道云福衡以木為之橫設于角
剛當依公羊傳通作桐說文云特牛也特牛父也公羊傳云
二年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桐羣公不
毛色不純也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共文武
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
白牡謂白特駢桐謂赤特也阮謨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
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盛美也夫
知中魯邦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

象狀則象尊。為象形也。古義引蔡條云。徽宗崇尚古器。遂
畫見三代典禮文章。其犧象二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象
形。康成既諶之說。盡臆度耳。又按明堂位云。犧象周尊也。又
言以禘禮記周公。專用犧象。此獨舉尊者。犧文在象之上。則
犧當貴于象。故言犧以統之也。雖按此亦常嘗而非禘。故獨
用犧尊。歟。封人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以備八珍。詩緝云。爛
湯中淪肉。曲禮注云。純肉切曰載。孔疏云。特牲士之祭祀。尚
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
鄭箋云。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拊。似乎堂後有
房然。古義云。房之制有戶闔。設下附于西端。若房狀。雖按合
而說其義方備。蓋謂橫木上間。如前堂。下間。如中室。西房也。
孔疏云。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全烝。王公立。飲則
有房烝。親戚燕則有殺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殺烝
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
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
洋。舞者之額。魯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衆多。毛云。洋。衆多也。
○ 椰爨云。載嘗六句。禮也。萬舞句。樂也。要見用天子禮樂意。
犧尊。祭器也。小宰游之。毛魚載羹。封人司之。籩豆是祭器。籩
以供籩以實。穀稌。豆人供豆以荐。菹醢。大房以載牲體。而陳
之門內也。萬舞。兼文武言。此言容而包聲在內。凡此即上章

所謂匪懈不忒也。有慶祭而獲福，未禮備樂和未，俾爾熾以
下，皆是有慶意。俾爾者，神實使之也。要見周之皇祖福女之
意，俾爾六句，是得福壽之全而保國也。熾而昌，孔疏云：熾威
而昌大。古義云：昌，日光也。熾以勢言，昌以象言。疑問云：熾而
昌，指其業所統承，壽而減，指其身所享。受保彼東方云云。又
申言其熾而昌，壽而減，慶壽而減，書曰：考終命，曰攸好德，保
鄭云：安也。不虧不崩，孔疏云：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
一說曹氏曰：不虧如日之常盈，不崩如山之常固。鄭燮云：不
虧不崩，以土地無侵削言，不震不騰，以人心無杌隳言，皆是
魯邦常意。三壽二句，願有壽考，之三卿為朋友，皆岡陵之固，
祝其君臣同壽也。鄭燮云：此中便有光成持重諳練世故意。
一說古義云：先儒或以為三卿，然僖公之時，三家未立，此大
誤矣。一說亦帖云：不虧二句屬下，止與岡陵相似。

公車千乘五章

古義云：公車者，侯國之兵車也。諸侯於其國稱公，胡安國云：
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
私徒也。按集傳二牙解，同清人舊說。鄭箋云：二牙重弓，備
折壞也。孔疏云：朱英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牙之英錦也。考
車記云：酋牙尋有四尺，夷牙三尋，此三二牙，知非二等之牙
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牙亦一牙而有二，俱是備

折壞也。此當是酋牙。何則？考《詩》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征伐之明。是酋牙而有二也。二牙名自有英錦二弓，共束以綠繩耳。《周禮》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天子六軍，諸侯大國六軍，舊說孔疏引說。又云：「綬，綫也。狀則朱綬，直謂赤綬耳。」文在胄下，則是甲之所用。謂以朱綬連綴甲也。鄭箋云：「烝，進也。」古義云：「進發步行之衆。」按《集傳》烝無利，或亦以為衆庶之義。劉氏曰：「荆者楚之本號，蓋以荆山而得名。」按舒國今南京廬州府舒城縣，但鄭箋以為諸舒，則非一境也。○《卿嬖》云：「此承上章致敬于廟而言，能伐遠成功，公車亦句，皆出師之事。有田必有車，魯田

萬井，蓋公車有千乘，有事必有徒。魯車雖千乘，而師行之際，止用徒三萬，車千乘者，諤詞也。徒三萬者，實詞也。朱英二句承公車句說。此總歸重于車之感。貝冑二句承公徒句說。此總歸重于徒之盛。戎狄在西北，荆舒在東南。古義引《周書》年云：「因其來而過之曰膺，謂當其強也。聲其罪而討之曰懲，謂忘其惡也。《卿嬖》云：「富是年富之當，謂後來之日尚多也。黃髮台背，欲君子有壽之懲也。壽昏共試，欲君得有壽之作也。此句要重君上。曹氏曰：「老壽者相共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疑《詩》云：「昌而大，則言其熾之日益光大也。春而艾，是老而日加頤養也。」《詩》緝云：「萬有千歲，猶曰千歲。」

萬歲也。卿嬖云：眉壽無有害，則壽考且寧矣。未要見保武功于無窮意。

泰山巖之六十七章

古義云：泰山一曰岱宗，周禮職方氏：兗州山鎮曰岱山，是也。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孔疏云：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為望也。廣韻云：仰視曰瞻，古義引一統志云：龜山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今屬泰安州。蒙山在兗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李本云：極東近海之國，如萊牟之類是也。萊牟，共淮夷相近。萊牟，服則淮夷同來，同言同心，而歸無携貳也。一統志云：龜山在兗州府鄒

縣西山五十里。緯通作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卿嬖云：總是保邦服遠之意，乃受福之最大者。泰山，魯之鎮也。龜蒙，息繹已有者。大東，徐宅海邦，連屬于東。淮夷，蠻貊南夷，連屬于南。皆未有者，率從相率從于中國也。諾，應命聽令也。重在復，未有上，是若言魯侯之心，于是而順，莫作遠人，順魯侯者。劉氏曰：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息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則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詞，而致其願望於公也。馮五玉曰：此二節，亦要根慰周公皇祖之靈意。天錫公純嘏，八章。

常許解鄭箋孔疏云：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

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旁均為一地漢地理志魯在薛
縣蘓氏云齊有孟嘗則豈為齊所侵古義云許田近許之田
括地志云在許昌縣南四十里在傳注杜預云成王營王城
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
別廟孔疏云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按
薛國今袁州府滕縣許昌今為許州隸河南開封府大金云
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聲姜其母風姓成風莊公之姜閔公在
位二年為慶父所弑其母叔姜莊公夫人哀姜之姊也古義
云大夫兼卿而言庶士謂上士中士下士○疑問云天錫公
純嘏句是血脉提綴語初時說祭之受福乃一向說開去了

須著此一語以提醒來見得此箇是神之福祐廟寢誠不可
以不新也天與神一也古義云無福不有乃稱純嘏下文眉
壽承上章而言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卿嬖云保
魯是保已有常許是後固有居字正見恢復意燕喜四句以
身家朝廷邦國之福四平看宜相得一體之意是有包復地
在內既多句承上起下大約云開疆擴土之後受祉如此而
又有壽以享此祉所以為純嘏也古義云入春秋以來隱及
于鍾巫桓棄于彭生般賊于圍犂閔戕于卜齋弑逆踵繼其
來甚矣國人飲恨尚未舒也故此詩奉以壽考為言其所
以望于僖公者無非欲其以獲祿為戒云耳

徂來之松

羅氏曰地理攷異徂來亦曰九來在哀州乾封縣

十統志在泰安州東

南新甫山在汶陽縣

見後魏志

林兆珂云史記柏栢為百木之長

也陳氏曰僖公修閼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即廟中之正寢也古義云此即指廟之正室言非廟後之寢也○

柳塘云此正詳言修廟之事其篇首閼宮句相應斷是截于

所生之地度量于工作之度度其長則尋之度其短則尺之

俱作廟事舉松栢之大以見其他材木舉路寢之大以見士

廟之規制新廟句總承看奕奕以大勢嚴正言矣斯不必重

只重魯君孝思所寄上曼以廟連比言碩以廟廣大言衍闡

奕奕說即首所次閼廡案枚也孔疏云公子魚為之主帥教

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柳塘云屬功付工以

事也課章程考工以能也

後語古義云三百五篇之中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

於此

商頌四之五

古義云自契初封商魯連子云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止
 雒高是也即今陝西之安府之商州以地有高山故得商名
 傳至相土遷商丘事見左傳相土契之孫也唐為宋州宋為惟陽郡在今
 為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季本云地稱商丘者其因契本封而
 以名丘歟釋文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為國
 名○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太戊而商道興廟號中宗太戊後
 三十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甲所
 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
 逸歷舉言之但祖甲親盡之際適以國亡故未有宗號也歟

○孔疏云禹貢徐州云泗濱海濇豫州云導荷澤被孟豬地
畢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又云今之梁國市楚山陽
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
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欽按梁國今河南開封府睢
陽即歸德府其餘皆在山東之袁州東昌二府城○孔疏云
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兄弟同世外是七世至戴公也
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周用六代之樂故有高頌欽按事
出魯語及鄭譜鄭譜云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獨無乎或有
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容也巡守不陳其詩孔疏云
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

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
大全云應天府今改歸德州隸河南毫州今毫縣屬直隸鳳
陽府潁州曹氏曰契封商至湯凡八遷徙居亳從先王居出
序帝學嘗都也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五遷後居河南殷毫
即湯故都故后世或稱商或稱殷或兼殷商古義云古今相
傳皆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謂
三亳皇甫謐云蒙北亳也在商丘北穀熟南亳在商丘東
里偃師西亳也欽按史正義云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
考詩緝從之今通古義湯始都穀熟是為南亳今歸德府之夏
邑縣後遷偃師即今河南府偃師縣是為西亳初契七世孫

商侯子亥名始遷殷所謂景亳也蒙也盤庚所遷比亳而殷
莫本號也蓋盤庚屢遷自河北復亳改商為殷或曰偃師為
殷後至武乙又遷河北朝歌地及紂而亡今為衛輝府隸河
南○詩緝云張子曰商頌之詞粹語類商頌簡奧又曰商頌
之辭自是奧古亦帖看商頌要得其精深處

○倚與那與首節 那

卿嬖云那與之嘆總該前三節意王氏曰美商之樂嘆而多
之也靴鼓孔疏云靴與鼓也古義云奏者動作之義謂動作
以出其聲也毛傳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通解云此節是
將祭之時奏鼓人字兼靴鼓殷人之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

出而迎牲於廟門之外此是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
於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輯錄云記語見郊特牲
陳氏曰牲未殺未有臭味注以滌蕩猶搖動也○孔疏云禮
記檀弓云死謚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謚法蓋生為其號
死因為謚耳謚法安氏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天乙有
此行故號曰成湯也

湯孫奏假二節

卿嬖云此言當祭而樂之盛也古義云此奏兼諸樂器而言
假謂奏樂以通之于列祖也禮記祭義文孔疏云所思五事
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思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懷然髣

鬲見也。如見親之。禮神位。術。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
味息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也。出戶而聽。彼注云。無戶
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卿嬖云。思成。是未祭。欲思
而見之。既祭。而若有形聲可接。則是我所思者成也。重在緜
字。通解云。執鼓以下六句。即謂奏假之樂。非兩項。疏義云。鼓
為衆音之長。管則樂之小者。舉此二者。則餘樂在其中矣。既
和且平。兼堂上堂下。八音諸器而言。鄭箋云。磬。玉磬也。孔疏
云。知是玉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和
平。未依磬聲。明此異于常磬。非石磬也。張子曰。玉磬。磬之最
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上定。始終如一。鄒忠胤云。聲磬非如

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為和平。卿嬖云。彼此相濟。曰
和。高下適均。曰平。淵。之。溪。長。嘒。之。清。亮。總是和平。慶此
其和平。一依堂上玉磬之和。拜而毫無辛戾也。此數語中。即
有穆之意。故于是叫出湯孫來。謂此赫然顯盛之湯孫。厥聲
穆。之。美。如此也。

庸鼓有數三節

毛傳云。大鐘曰庸。劉氏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
灌於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裸。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
浮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獻
也。薦熟畢。王酌盞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

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與酌，朝踐之後，齊以醑。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醑，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為賓者之一獻，凡九獻也。若廟之九獻，則未有考流。義云：祭將畢時，樂感作如楚漢言鐘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一徵也。○卿孺云：鐘鼓盛作，即鐘鼓送尸事矣。既舞而擺列之也。須要見九獻告成，聲容猶盛，意亦不夷，懌亦字，最有含蓄。嘉客亦悅而樂之，足以衍祖，益可知矣。然此句甚輕，只帶言之。蓋此章作樂，重樂烈祖也。朱氏曰：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自古在昔四節

自古在昔，孔流云：律上自古在於昔代，有義云：對今皆謂古進。

古言昔則昔，又在古之節，先民先輩之人，謂聖人也。欽按古昔先三字，義不必異，只疊言之，見其由來甚尚耳。溫恭者，溫其恭，蓋安行而有常，非勉強也。朝夕自朝至夕也。通解云：註古人所行之字，正先民有作之字，下二句皆有作底事。卿孺云：有恪正是溫恭虔疏義云：祭將畢而思古人之敬，蓋恐禮行既久而或有愆也。事有終始，敬無間斷，於此可見。○閔馬父之語出魯語，注云：馬父魯大夫，欽按猶不敢專止曰先王足矣，猶更推本之曰自古曰在昔也。

顧子燕嘗末節

古義引季本云：嘗秋祭，燕冬祭，以秋冬為備，故言祭者必

舉羔嘗以見其餘言也。變稱湯祿者，意重在一孫字。見一氣流通，不為非類之記也。柳媛云：蓋恭敬之心，藉樂以宣。雖祖之來格，綏成心猶有不敢必者，非至是始冀其願也。後語。魯語韋注云：名頌之美者。孔流云：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已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大師校之也。又云：於周大師校定真偽，是從大師而得之也。韋注云：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矣，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而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嗟之列祖首節

柳媛云：列祖二字最重，顯點功德，亦亭致祐有本，祐不專以富貴言，自天命人心說，方合得下二節意。有秩自狀，無疆斯一指今王之世而言，還以承僕為主。注中脩祀帶言之。

既載清酌二節

曹氏曰：清酒冬釀夏成。朱氏曰：酒之清者，方載而在樽，則未獻之時，而列祖之神已共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既戒既平，詩緝云：其事既戒，謹而不苟，其味既和，平而適宜。鄭氏曰：定熟猶也。說約云：註及進和羹之進字，即中庸作奏字。輔氏曰：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齊一。說約云：無言無爭，或分主祭助祭言，或專主指助祭言，今疑只渾成言之為妙。

卿嬖云無疆總承肩壽黃者七項未要歸烈祖之祐所及也
約紙錯衡三節

古義云此章言今者之祭非偶然也實由得人得天故使湯
孫盡其孝耳卿嬖云降神曰假獻神曰享雖就諸侯言還提
天子為主受命踴將承上得人意以起下農年其將人共天
平來饗總天人相應說要歸本先祐藉先祐以奉祀典又藉
祀典以承先祐故曰無疆疏義云此詩三無疆申錫無疆前
日之福及于今黃耆無疆今用之福及于後皆言久也降福
無疆則因感格祖宗之易而見今日福甚大耳
顧予烝嘗卒節

卿嬖云顧予二句與前歸稍別前字重湯孫二字見一脉相
承此則並封字亦重蓋所將之祭即承烈祖有秩之祐來○
輔氏曰那共烈祖皆祀成湯之樂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
則及夫酒饋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
歌烈祖歟

○天命玄鳥首節

孔疏云燕色玄故又名玄鳥又云玄鳥以春分至氣候之常
非天命之使生契但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
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
若自天來然古義云契為商開基之祖故謂生契為生商一

說宅殿指上甲徽殿土即景臺也說見末節疏義云追述之
故稱古言天又言帝丘文也○疑問云商之祀開於契成於
湯中興於武丁而實啓天之命也故此詩序頌之語脈喫緊
在數命字上婦嬖云此原商人受命之異而及其王業之成
契與湯並重堯命契敷土教故契受封國而居殿芒土亦見
國勢之昌意正域是除殘虐立綱紀四方兼人土言

方命厥后二節

古義引孔云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為九分皆
為已有也又楊慎云春秋命曆敘人隼氏依山山川土地之勢
度為九州謂之九圍世文省作有易成云殷人九州之制

不見于經傳是以後世詳焉爾雅曰西河間曰冀州河南
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揚州濟河間曰兗州
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其九州之名與夫疆域所
至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後世皆莫得其說先儒以為殷制
王制注云殷湯改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為九州建千七
百七十三國詩緝云天命湯以四方為域湯能命其諸侯而
奄有九有成天意也婦嬖云不殆言固也鄭箋云武丁修德
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高宗歐陽子曰武丁孫子謂武丁
子孫也欽按此節或以方命奄有分承上文正域二字先後
指上甲徽文專指湯孫子專指武丁皆非是○疏義云此上

二節說先王以下三節皆說令嗣王以發武丁孫子一句
武丁孫子三節

卿嬖云此二節宜連看以武十二句貫疏義云其武無所不
勝言天下之事無難舉者卿嬖云此正是美其德處不在疏
上說亦不主戰伐上說詩緝云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
之耳卿嬖云龍旂二句見人心無異于方命厥后
邦畿千里四節

王制注云天子所居州界之有殷曰畿古義云四海之內之
地也通義云此一節言王畿雖有別疆域則無限居乎而能
制外如此卿嬖云邦畿連句見土定無異于奄有九有肇城

句正見天下一統

四海未假末節

一說古義云景毫即殷地自正甲微居殷

微湯七世祖事而見竹書沈約注

國始大其後湯復即其地以命諸侯而王業肇基於此故詩
人詳述之竹書載桀二十八年高會諸侯于景毫遂征韋取
韋征顧取顧在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
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
否在此會也夏曆有釣臺之亭商湯有景毫之命謂此命也
又引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毫湯所盟地因
景山而名寰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丘縣北三十里按宋

之應天府，即今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詩
緝云：章末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
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以後也。輔氏曰：所謂景山者，甲周
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
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

○濬哲維商首章

長發

濬哲，李氏曰：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褊淺；惟其德之明，故不
至於昏塞。幅隕，詩緝云：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
曰員。古義引史記言桀敗于有城之墟，國名記謂其地在陝
魏間。正義云：有城當在滎列。○鄭環云：濬哲字平，此句包下

數章意，當以由湯推至與看。長發，鄭上句來，祥作兆字看。
洪水以下，正長發其祥之實。洪水四句，只指言其特以為有
城。張本不重數下土，方言敷，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也。外
大國本與中國相隔，今惟水患既除，則中外合一，無復阻隔，
而幅隕始廣大也。立子慶，要見濬哲意，生商與玄鳥不同，此
是建功業以造商室也。

玄鳥桓發二章

一說，古義云：玄者，幽遠之義，種契為玄王，亦猶曾孫之下為
景孫，蓋以其為遠祖而名之。孔疏云：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
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又云：昔我先王后稷，我先王不窋，章昭

注高頌亦以契為王是為其為王之祖故呼王非追號為
年也受小國受大國鄭箋云如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
乃益其土地為大國孔疏引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群臣
賞爵有功稷契皋陶益其地是舜益地為大國也○卿嬖云
此節契相土平看正見世有濬哲之君也桓發是武以為
治自德上說說約云桓撥者子先云當顛蒙之世開以倫理
非武健剛果烏能勝其任是也一說古義引陸化燕云達即
百姓親五品遜教化無所窒礙之意卿嬖云視猶示法之意
言以此示民之皆歸其所率而廣其教此句應受小國二句
孔疏云相土是如明之契契之孫也古義引竹書載帝相十
五年高侯相土作乘馬乘馬即甸駟也卿嬖云烈烈就業言
畏威懷德截然歸心故曰有截此亦自其勢之相懸厲者言
非天下皆歸也古義云海外法海內華夷之界也

帝命不違三章

卿嬖云帝命不違即自契之既發相土之有截見之惟其不
違所以積之而齊也湯齊要見湯與天命適狀會合之妙聖
敬日躋有積累工夫須在心上說此三句緊連說下輔氏曰
聖敬云者言湯之敬乃聖人之敬也無一毫虧缺無一息間
斷故能昭格於天與天為一也詩緝云敬為聖人之敬言臣
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又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聖

敬日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鄭燮云：昭假有光，天心
合一意，就躋字上便見昭假，就日字上便見遲。上帝是祖，
只是上意耳。帝命式圖亦只天命之如此，未便是有天下。

受小球大球四章

曹氏曰：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按鄭說出周禮，
人又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受者孔疏云：受於天也。鄭燮
云：綴旒以一人而聯屬諸侯，謂總攝得他来，此便天休百禄
亦打轉此意。凡為政，急則操切，緩則廢弛，剛則喜于必為，柔
又安于不為，皆非中道。湯則一無所着，而性寬大優裕以敷
之，此敬德之中正處。輔出曰：湯之負荷天休者，非有他也。本
其聖敬，只中道上行，要無偏倚，故其為政，不强不弱，不剛不
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

受小共大共五章

輔氏曰：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一說有義云：上章言諸侯
通聘問，此章言諸侯從征伐，皆所謂帝式于九圍者也。孔疏
國云：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受大共小共者，湯將征伐四方
受小大，諸侯供給，如率乘器具，楨糒芻秣之類也。劉氏曰：鄭
意以小共為王所執鎮圭，大共為王所執之大圭也。按韻
疏云：珙，璧也。或作拱，虎耳拱璧，兼說冷珙，義未詳。若謂合璧，
則於天子之器不切。若謂合拱，則是兩手可執之玉也。詩緝

云湯受小國大國之珙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也。輔正
白駿驪，當從董氏說，則與上章綴旒義相類，皆是譬喻。古義
引陶逸云：古人取喻恰当，上言政事，文也，故以綴旒喻；下言
武功，武也，故以駿驪喻。○柳環云：駿驪以一人而負荷諸侯，
謂承載得他起，此即天寵百祿亦轉此意，不震動者有離
之文明慶，大變而不疑，不難竦者有乾之獨斷，臨大事而不
懼，郝敬云：人心所屬，即是天休，人心所奉，即是天寵。古義

武王載旒六章

柳環云：此正伐桀而有天下，事載旒秉鉞，見躬行天誅，共命
將出師者不同，有度二字重看，以聖敬而重天代暴也。如火

二句正根有度說，全以戒懼為奮揚，理直氣壯，故威靈如此。
古義云：誰何者，詰問譙訶之辭，遂達皆從藥字生出，句則能
遂前則能達，非三藥不可望也。鄭語史伯云：祝融其後八姓，
正姓昆吾，顧溫彭姓，永韋一統。志云：直隸大名府滑縣古豕
韋氏之國，顧城在山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濮
州古顧瑣之虛，曰帝丘，夏為昆吾氏所居，桀都安邑，即今山
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北二十里有鳴條岡。柳環云：三藥
既威，則小國懷，大國畏，雖苞猶未除，而九有無敢橫行者，故
曰有截，不必說到受朝貢，剪其藥而除其本，固是行師次第。
然亦須發出俟桀悔悟意，方見成湯心事。

昔在中葉卒章

昔在中葉，卿嬖云。昔商在中葉之時，又云震，謂國勢不定，卿謂人情不安。古義云：允也。天子讚湯有聖德，信乎其真主也。鄭箋云：阿，依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孔疏引君奭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大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一說樂氏曰：阿，衡言天下之所依平也。或曰：伊尹之號。卿嬖云：降者，天為天子降之，鄭重之詞。左右以敷政，委勇伐，夏救民也。兩實字，緊應着降字。上實維指其人，下實維表其功。見其宜配享宗廟。朱氏曰：湯因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事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共於享，無疑矣。古義云：功臣共祭，必非一臣。而此章獨言伊尹者，以伊尹為商國元勳，故特舉之也。

○捷彼殷武首章

曹氏曰：捷，疾，頡者，言其兵威神速。毛傳云：荆楚，荆州之楚國也。詩緝云：禹貢有荆州，即荆楚也。又有荆岐，則雍州之荆，故詩人故以荆楚別荆岐耳。年傳云：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卿嬖云：首二句連看曰：捷也。奮見卓狀，果斷非復昔之委靡。正見光于湯之載旆秉鉞也。梁入三句一直說下，搗其巢穴，以聚致其醜類，使無所逃。

則其地自平。古義云：荆楚以南，高山深谷，叢林密著，夷人據險負阻，鳥舉鱗聚，不可方物。至今猶然。高宗伐楚，獨能哀荆之旅，可謂神于用兵矣。末句承上文言，此非好大喜功，乃為湯孫者事業，當然必如此而後無愧也。柳塘云：以績湯之績而可垂千後，故不曰功而曰緒。易既濟九三爻云：朱子疑荆楚即鬼方，謂荆楚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然驗諸屈原九歌可見。

維女荆楚二章

鄭箋云：楚國近荆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陸化熊云：見為聲教所加，正朔所及也。孔流云：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古義引地理志：隴西郡有氏道。羌道並縣名。按一統志

以陝西臨洮府寧夏岷州靖虜衛文縣所，四川龍州松潘邊溪皆為羌地。孔流引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古義云：曰自彼者，舉絕遠以例其餘，見不止於氏羌。李本云：曹氏以享與王為遠近之差。今詳詩意，則似戎狄之在荒服者。世一見王而非來朝之日，凡遇歲貢之時，則有貢獻，故以獻先于王。○柳塘云：此因荆楚既服，乃以義而責之也。亨是畢獻方物，謹職貢也。王是襲職觀君，修世見也。曰高是常作氏羌自言事高之禮，當如此，見其心服之至也。一說古義云：常猶云故事也。

商之故事則然爾

天命多辟三章

古義云設都猶言建國曹氏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子實天所命也益稷云禹荒度土功彌成五服至於五千列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也柳塘云禹績舉以盡多辟耳古義云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其未以時故曰歲事即朝覲述職也禍說文云害也劉焯云毀也言毀滅也謫說文云罰也禍重而謫輕柳塘云匪解指省耕省斂看分予禍謫是多辟心口自時語有凜不敢自保之意勿作自信口氣通解云此諸侯脩歲事之常而獨以稼穡匪解言舉其重也觀孟子載天子巡守惟以土地田野有慶讓之先可見

天命降監四章

柳塘云此節推原中興之本直從天命說起民之視聽即是天之監不待以民之好惡分天之去留而始見其嚴也有嚴只說得民之可畏不借不濫總是真能畏民不借濫慶就是不怠違慶若一怠違便借濫不必推深一層不敢字正與嚴字相關命于下國打轉上天命未封上天而言故云下國建福要點內順外威常操賞罰之柄意○古義云左襄二十六

年蔡聲子引此詩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

商邑翼之五章

亦帖云故商邑也中興之後百度修庶政萃便自改觀耳
嬖云商邑一句承上建福來翼之者政教清明國勢改觀極不止四方歸往是環向取正意厥聲厥靈根此二句說聲是風聲靈是威靈赫濯皆自高宗挺然奮武時誓服中外之勢見有此一番氣象壽考以道化積久言且寧以精神不倦言後生時王自以對高宗曰後生以宗繫根聲靈欽按以字總承上文

陟彼景山率章

古義云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據此則高宗所都右景亳明矣遷徙也截之所生之地徙之造作之慶○卿嬖云景山二句是材木之美是斷四句是制度之工榘之長楹之大則廟制之弘深可知寢成孔安就後人安高宗之神說祔王于廟棲神有地親雖盡而不遷禮以義起者也輯錄云高宗七世親盡而立廟此詩其作於帝乙之世乎欽按史殿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時目古義據此云武丁雖自立廟然當世數未盡時必仍居士

廟中而虛其新廟及夫親盡應毀之日乃始遷其主於新廟
此竊謂既別立新廟則世廟迺遷而虛考廟祫祭則亦奉別
廟之主序其昭穆恐是禮之宜也當從史記為正矣輔成
其其闕宮之卒章文義略同蓋俱為宗廟始成而祭之詩豈
作闕宮者亦取法於是詩乎○張壯來曰高宗入則恭默出
則撻武是何如精神氣象然惟其有恭默之思是以有撻武
之揚以撻武推本于不敢怠違此正中興之本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244